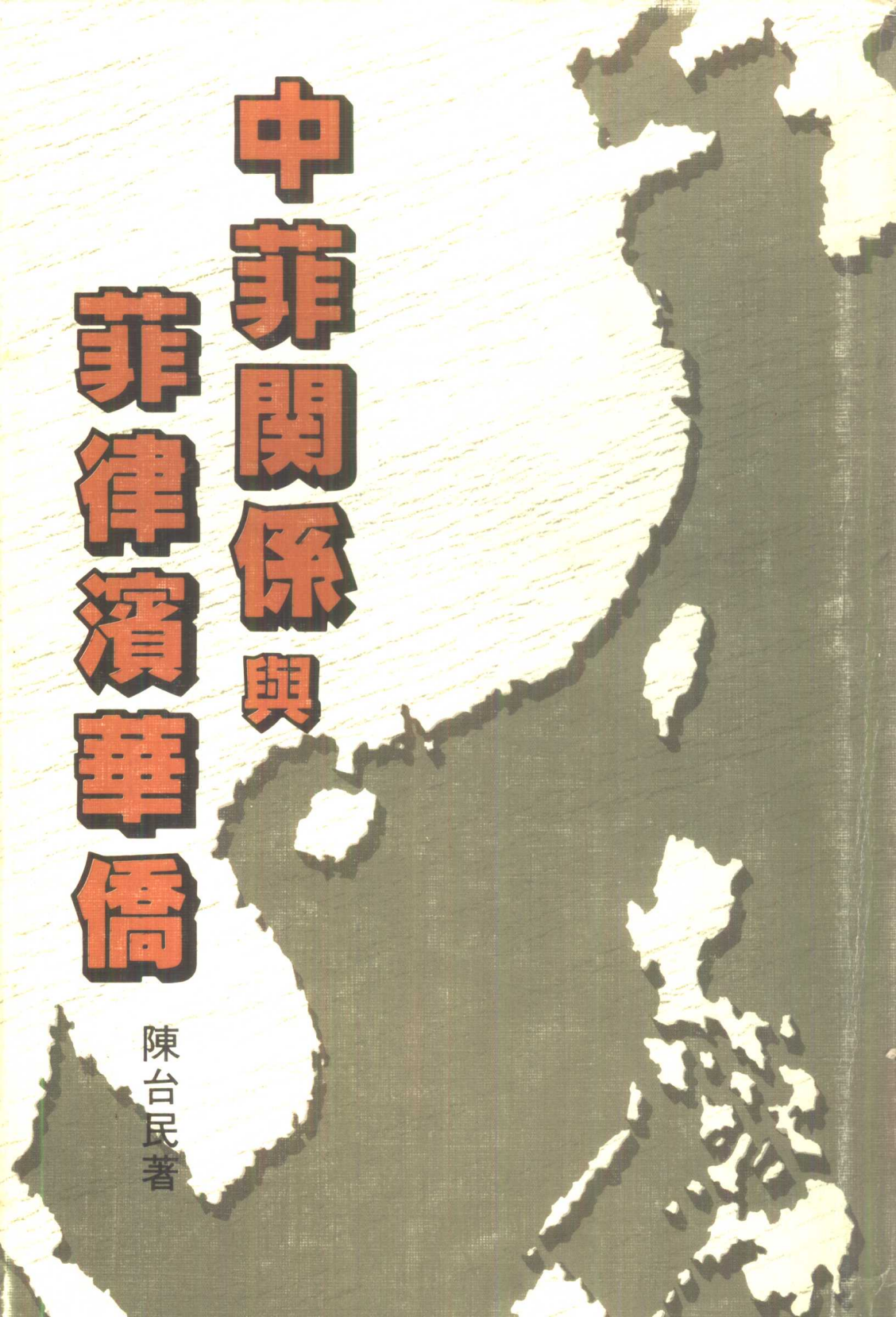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map of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is shown in the background. The landmasses are depicted in a light, textured yellow color, while the surrounding water is a dark, textured green. The map is oriented with China on the left and the Philippines on the right.

中菲關係與 菲律賓華僑

陳台民著

22,4442
287

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

陳台民著 □

朝陽出版社 □

48399
✓

責任編輯 唐一國
裝幀設計 黎錦榮

書名	中菲關係與菲律賓華僑
作者	陳台民
出版	朝陽出版社
發行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CHAO YANG PUBLISHING CO. 11th Floor, 10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雅歷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業發街四號十五樓 一九八五年六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三十二開(202×138mm)七四八面 規格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342-8 © 1985 Chao Yang Publishing Co.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序言

梁上苑

香港朝陽出版社即將重印出版故友陳台民先生的遺著《中菲關係與菲律濱華僑》一書，要我寫一序言，這是義不容辭的。當前有關菲律賓賓（亦譯菲律濱）華僑問題的書籍，寥若晨星，能夠看見這部著作重印出版，確是值得慶賀。

陳台民（一九二七—一九八三）出生於馬尼拉一個富有家庭，父為陳榮漁先生，母為蘇淑清女士。陳榮漁先生是愛國商人，戰前曾任菲律賓賓華僑抗敵後援會委員。日本佔領菲律賓期間，陳台民中途輟學，積極參加地下抗日鬥爭活動，經歷了嚴峻的考驗。戰後他繼續唸書，一九五〇年畢業於亞南遜大學化學工程系。他對中菲關係史和菲華社會問題頗有研究，一九五八年開始撰寫《中菲關係與菲律濱華僑》，陸續在馬尼拉《華僑商報》發表。六十年代初他在香港出版了兩本著作：《菲律濱華僑史話》和《菲律濱神話寓言故事》，同時將報上連載的《中菲關係與菲律濱華僑》編為第一冊和第二冊在馬尼拉出版。

一九六二年發生《華僑商報》案，該報社長和總編輯于長城、于長庚兄弟同編輯部人員一起被捕，當時陳台民任職該報，也遭受搜查和拘禁。此後他長期服務銀行界，曾兩度因心臟病發作，在家療養。一九八一年六月馬尼拉華文《世界日報》創辦出版，他受聘擔任國際新聞版的編輯，不久即負起總編輯

的重任。他用「夏朱」的筆名撰寫評論，廣引論據，見解精湛，文筆流暢，頗受讀者讚賞。雖然健康不好，仍強撐病體忘我工作，他的苦幹精神令人欽佩。正當大有作為的年華，不幸於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因心臟病猝發而撒手塵寰，終年五十六歲。他的逝世顯然是華僑史學界的重大損失。

陳台民開始研究菲華僑史時，還是一位青年，但他博覽羣書，旁徵側引，條分縷析，常能提出一些精闢獨到的見解。關於麻逸國的考證，即為一例。一九五八年在描東岸省加拉沓彥社再次掘出大批中國古代陶器的時候，他就這樣說過：「加拉沓彥是一個濱海的社鎮，會不會是早期和中國通商的港口，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中國古籍《諸蕃誌》（趙汝适撰）記載一個國家，叫做麻逸，很多學者都指麻逸為岷都洛島。我一開始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不以為然。因為岷都洛不管是過去或現在，都是菲律賓濱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位置又不見得有什麼特色，這樣的一個地方，那麼早便和中國建立大量的貿易關係，似乎甚不合理。船舶一出岷里拉灣，甲米地省以南的第一個省份便是描東岸，況且，描東岸剛剛和岷都洛相望。很有可能當時的中國人，就把描東岸至岷都洛這一帶的地區，稱為麻逸，也許當時這個地區本身就是一個小王國。」（陳台民著：《菲律賓華僑史話》第十九至二十頁）

以後他在本書裏又說：「據我的意見，綜合《諸蕃誌》中對（麻逸和三嶼）這兩個地區的記載，配合起來，應該是泛指自北呂宋，沿呂宋西岸及其岸外島嶼一直到巴佬灣，再由岷都洛橫越北未獅耶，展沿至呂宋東部的蒲里嚕羣島這個廣大地區而言的。」（見本書第一冊第十九頁）。他的觀點正確與否，姑不置論，但他敢於提出看法，這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這幾年我看過好些論述中菲關係發展的書籍，其中參考資料的互相引用和摘抄，自是免不了的現

象。陳台民在本書中的論述，引證各方材料極為豐富，又能根據當時形勢作出分析。例如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便有侵略中國的野心，西駐菲總督山地一五七五年給國王腓立二世的報告書，不僅對中國人極盡誹謗侮辱之能事，甚至發出狂言，認為只要有「四千至六千人，配備着槍矛和槍、船艦、炮和所需彈藥」，便足以征服中國。各書對此都有記載，但對其不能實現的原因，却有不同的看法。

劉芝田在《中菲關係史》一書中寫道：「西王究竟是一個聰明之主，當他收到這些妄想征服中國的建議時，態度非常慎重，只一笑置之。」接着又說：「可是菲律賓比二世始終力主慎重，對於這些請求，皆一概禁止，西國軍人征服中國之議，此後就沒有人再提起。」（劉芝田：《中菲關係史》第三八六、三八八頁）。這種說法顯然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

陳台民對此却從當時歐洲形勢和西班牙內部問題進行分析，認為「在歐洲戰爭（西班牙與荷蘭的戰爭）的長期持續，西班牙國內的動亂和經濟困難的情況之下，腓立二世對侵略中國的行動當然有所顧忌。」（見本書第一冊第一三八頁）。他還提出一五八八年「無敵艦隊」征英慘敗，已使西班牙由夢想建立亞洲大帝國的歐洲霸主，變成一個腐爛沒落的封建王朝，所以「在無敵艦隊慘敗之前，西班牙侵略中國的計劃，是一個切實準備執行的計劃……慘敗以後，西班牙對中國的侵略大多只是紙上談兵。」（見本書第一冊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頁）。我認為他的論斷是較有說服力的。

本書之所以能夠提出這些鮮明的觀點，也就是運用唯物辯證主義去說明矛盾各方的關係，我想這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陳台民更具體指出：「我們在探討這個（西班牙佔領）時期以後的中菲關係，不能不注意到菲律賓當時的宗主國，西班牙本國的社會發展及其民族特性，因為這是在菲律賓所施行的一切

政策的根源。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中國各時期的社會狀況，這樣才能了解中菲關係發展的歷史背景，才有可能分析菲律賓華僑地位的社會和歷史的根源。」（見本書第一冊第五十八頁）。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

一六〇三年十月發生西班牙當局第一次大屠殺華僑，半個月內被殺華僑計有二萬四千人。中國和西班牙史籍對此均有記載，其中關於被處死的僑領永江（ENG KANG，亦譯作黃江），西班牙當局和史家說他是起義的領袖，劉芝田等也同意這種說法。陳台民却另有見解，他在本書中提出三點理由：其一，永江是富有的華僑，被委為華僑八連市場總管，並曾受洗為天主教徒，準備作為移民在菲長期居留，這種人不可能領導起義來反抗統治者。其二，西班牙當局正在懷疑華僑密謀起義時，永江却領導華僑捐款獻工，幫助當局構築防禦工事。其三，當華僑已集合起來發動起義的時候，永江漏夜向西總督報告，使其有所準備。因此陳台民認為，不能想像永江是發動起義的人物；儘管他被處死分屍，「並不能洗刷他一生對西班牙當局的效忠。」（見本書第二冊第三一七至三二〇頁）。

除了上述事例，本書還有不少值得稱道的論點，概括說來有如下幾項：一、「西班牙統治初期的菲律賓，不但成為中國輕工業的傾銷地，而且成為中國輕工業向墨西哥的轉運站。」二、「長期的中菲貿易，使菲律賓華僑老早便集結了龐大的商業資本累積。」三、西班牙在菲律賓基本上採取排斥和限制華僑的政策，這是「在當時沒有辦法嚴格切實地執行的政策。」四、在西班牙史籍和檔案中發現「西班牙人曾經盤踞過中國的賓那港（EL PINAR）」，但一切有關書籍都未詳載。五、詳細分析了「華僑商業資本社會在菲律賓形成並長期存在的根源」等等。

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大量引用了西班牙方面的史料，範圍很廣，包括史籍、文獻、檔案、記載、信函、敕令和報告書，有關的法令、供詞、證言、誓書等等。顯然可以看出，陳台民在搜集整理資料方面是下了苦功的。然而，最大的特點又變成最大的缺點，素材太多必然成為沉重的包袱，佔的篇幅過多，繁瑣重複，讀起來有不勝其煩之感。例如第一冊第六章「一封大主教的信」，就佔了整整一章三十六頁。第二冊引用了更多的敕令、法令、禁令、報告書、意見書、請願書、備忘錄等等。我想，假如能夠刪去一些繁文贅詞，只留下必要的引證，本書就會顯得更加精彩。

最近，我碰見原《華僑商報》社長于長城先生，談起了陳台民這本書。他說此書原在該報連載，發表後隨即將版面排成書本模式，另外加印一些份數而裝訂成冊。二十多年前在馬尼拉那樣困難的中文排印條件下，只有採用這種辦法才能出書。我猜想，陳台民可能爲了讓更多的資料在報上披露，才會這麼寫的，想不到印成書本之後就無法修改了。

承香港朝陽出版社不棄，千里來鴻，囑寫前言，因就所知，略抒己見，是爲序。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於北京

（本文作者梁上苑先生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第一冊

第一冊 目錄

前言	(一)
第一章 明朝以前的中菲關係	(七)
晉朝的僧人法顯(七).....	
崑崙國(八).....	
室利佛逝王國(九).....	
唐	
宋時代的廣泉(一三).....	
對麻逸國最早的記載(一四).....	
諸蕃誌(一五)	
宋時的麻逸國(一七).....	
宋時的三嶼(一八).....	
元朝的征討爪哇	
元時的麻逸國(二一).....	
元時的三嶼	
島夷誌略(二二).....	
元時的麻逸國(二四).....	
元時的泉州(二六).....	
中國對阿	
刺伯商人的態度(二八).....	
蒲壽庚(二九).....	
總結(三一)	
第二章 明朝初期的中菲關係	(三十五)
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三五).....	
明初的對外政策(三六).....	
中菲大量貿易	
南洋的新形勢(四一).....	
鄭和七下西洋(四二).....	
明初	
的呂宋和未獅耶(四四).....	
移民的開始(四八).....	
明初的蘇祿(五〇).....	

……日本頭（五四）	
第三章 中國和西班牙在菲的最初接觸	（五十七）
歐洲和西班牙（五八）	……明朝中國（六六）
……倭寇與海賊（七二）	……最初交鋒（七五）
	……對華僑最初的態度（八一）
第四章 林鳳征菲及其對中菲關係的影響	（八十七）
弱小民族的起源（八七）	……準備侵略中國（八八）
○（八八）	……林鳳征菲的動機（九六）
……戈遭遇戰（九九）	……第一度攻城（一〇〇）
……華僑敗類申賽（一〇八）	……第二度攻城（一〇九）
牙絲蘭（一一二）	……王望高使菲經過（一二〇）
二九（一二一）	……繼續主張侵略中國（一二二）
第五章 西班牙當局初期對華政策	（一三七）
為什麼不侵略中國（一三七）	……八連的建立（一三八）
（一四五）	……與墨西哥的貿易（一四九）
五（一五〇）	……禁止華僑經營零售業（一五七）
……『無敵艦隊』的慘敗（一八九）	……使華僑西班牙化（一九六）
	……侵略中國的詳細計劃（一六三）
	……輸入的中國商品

赴中國傳天主教(二〇四).....	明朝中國眼裏的佛朗機(二二一).....	日本第
一次侵略朝鮮(二二〇).....	總結(二二八)	
第六章 一封大主教的信.....		(二三九)
第七章 拉示馬仁迎示總督與華僑英雄潘和五.....		(二七五)
禁止土著穿用中國織物(二七六).....	企圖控制澳門(三〇四).....	反對中菲
貿易及排華(三一六).....	貿易政策的檢討(三二七).....	日本威脅呂宋(三
三四).....	遠征與被殺(三四〇).....	一個華僑的供證(三五九).....
		豐
臣秀吉再來信(三七二).....	拉示馬仁迎示執政期的總結(三七四)	

前言

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有着非常悠久的歷史，從有史籍可考的時代算起，便已經是千年以上了。但是在這麼悠久的年代中，有關南洋諸島嶼的記載，在中國，只是散見於歷朝的史籍，和文人的筆記中。一向來，中國對南洋的諸島嶼，並沒有加以够大的注意。

當阿刺伯人開始由海道與中國交通的時候，他們由印度洋經過南洋諸島嶼，而抵達中國大陸，由中國返回中亞細亞的歸途中，也要再經過這些島嶼。因此，除了個別的零星接觸外，中國與南洋諸島嶼較具規模的關係，首先是通過阿刺伯人而建立的。

我之所以在這裏應用南洋諸島嶼這個名詞，而不用南洋羣島，是因為當我們提到南洋羣島的時候，它的範圍是要包括中南半島的，而中南半島和中國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了特別密切的關係。

歷史上中國文化向南發展的路線，並不是由中國本土入海南傳的，而是沿着中南半島南下，再自東京灣由海道傳至南洋諸島嶼。先入蘇門答臘和爪哇，再向北經婆羅洲傳入蘇祿，一直向北擴展至未獅耶和呂宋。

從中國史籍的記載考察起來，中國與目前稱為菲律賓這個地區的關係，甚至比中國與台灣的關係（這

只是指過去的歷史，目前我們當然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建立得更早。當三嶼（今菲律賓）人認為到過中國是無上的光榮時，台灣還是一個洪荒的島嶼。

經過印度洋而來的印度文化和阿剌伯文化，也是首先傳至蘇門答臘和爪哇，然後再循與中國文化同一的途徑，向北傳佈。由於中國和阿剌伯長期的交通關係，當阿剌伯人向南洋諸島嶼發展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刺激了中國人向南洋諸島嶼的發展。

因此如果要比較完整深刻地研究古代的中菲關係，除了歷代的史籍之外，必須首先對歷代文人關於南洋諸島嶼的筆記，福建廣東沿海諸地的府志和縣志，中南半島的史籍，阿剌伯人與中國海上交通的記載，加以一番搜集整理。這是一項繁重而無法避免的工作。

整理古代中菲關係的歷史的時候，無論如何總要接觸到菲律賓歷史的分期問題，和西班牙尚未到來以前菲律賓社會性質的問題，這些問題直到現在不但還沒有定論，而且還沒有經過適當程度的論辯。

南洋諸島嶼中的古國如：室利佛逝（三佛齊），滿者伯夷和馬六甲等，在目前的世界史上還是無名無目的。如果對這些古國無法作出一些適切的結論，古代菲律賓的各種歷史問題，都很難入手。

在這些古國之中，室利佛逝（Sri-Vishaya）和菲律賓有最密切的關係。研究古代菲律賓歷史的時候，不能不由室利佛逝的歷史入手。

由於前面所指出的，菲律賓歷史的分期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裏所提及的古代菲律賓歷史，一般地是泛指西班牙尚未到來以前的菲律賓歷史。從中國史籍星散的記載看來，這個時期的菲律賓歷史，

仍舊可以分爲不同的發展階段，不過現在還沒有充份的資料可以討論。

菲律賓最近的考古發掘工作，有了不少的成績，有許多中國瓷器被掘出，當這些瓷器被分析研究之後，將爲古代中菲關係的歷史，提供進一步的研究資料。

我們現在不能確斷，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才在菲律賓聚居。但是我們可以正確地作出結論說：當西方國家開始佔領菲律賓的時候，在菲律賓居住的中國人的地位，便立刻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

由於當時的西班牙社會帶着強烈的封建性質，以及它和其他的殖民地宗主國比較起來，有着更濃厚的宗教熱忱，使菲律賓華僑，有着與南洋羣島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僑情。

如果菲律賓的宗主國，是一個像英國或荷蘭這一類的工業先進國，像菲律賓這樣一個人口稀少的國家，在工業先進國家榨取原料的壓力下，當然需要大量的人力，結果，將會爲菲律賓華僑社會，帶來與今日全然不同的面貌。

但是，西班牙在歐洲比較上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因此，西班牙統治初期的菲律賓，不但成爲中國輕工業產品的傾銷地，而且成爲中國輕工業向墨西哥傾銷的轉運站。在這個時期，中國和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比較起來，是先進的，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國家。當時來到菲律賓推銷中國商品的中國商人，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進步勢力，這羣出外的中國商人，和國內的輕工業及手工業，同樣地受到中國封建勢力殘酷的摧殘和逼害。

要研究這個時期的中菲關係，不但要注意中國和西班牙的典籍，而且要注意墨西哥和菲律賓貿易的典

籍。

由於到菲律賓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來自大陸上較偏僻的福建省，福建在中國文化史上，不但從來沒有佔過一席重要的地位，而且一向來，便與中國文化運動的中心很隔膜，因此，中國文化一向來便沒有對菲律賓發生過基本影響。雖然，我們不能說菲律賓文化沒有中國文化的烙印，但是這些大都是在無意中傳入的，而且都不是會在菲律賓人的生活上發生基本作用的。

這羣在文化上相當落後的中國人，來到菲律賓以後，仍舊死抱住殘缺保守的舊禮教，甚至在近百年來中國革命的火所淘汰掉的中國文化陳滓，在華僑社會中依然被誤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精髓。這種思想惰性的毒素，對華僑社會是有害的，它使華僑社會與先進的西方文化對照之下，不但相形見絀，而且顯得很固執和愚昧；並且使華僑社會在政治上，和在社會發展上缺乏應有的敏感性，處處表現出頑拗和自大。

作為亞洲的近鄰，而且同是力求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鎖、爭取獨立自主的國家，中國文化在菲律賓獨立革命運動中，缺乏應有的影響。不管是西班牙或美國統治時代的獨立運動，都被多數的菲律賓智識份子，歸功於西方開明民主思潮的啓發。

因此，在菲律賓的任何文化部門，都很少看到以亞洲國家為立場的體系。

儘管，菲律賓華僑在文化上帶着極嚴重的落後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代表着中國文化的腐朽部份，但是，他們在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逼害和屠殺之下，表現出可怕的堅忍和韌性；在被中國封建王朝認為是『無賴之徒』和『不安本分之人』的鄙視下，仍然帶着驚人的向心力。在受到異族的逼害屠殺之後，

還要被本國的統治者責斥摧殘，而依舊保持着對其祖國不二之忠誠的民族，在整部世界史上，恐怕只有南洋羣島的華僑。

這種驚人的向心力，使菲律賓華僑成爲抗日戰爭熱誠的支持者；但是他們的保守性，却使他們對辛亥革命、北伐革命等重大的革命運動，沒有什麼突出的貢獻。

除了偶然途經這羣島嶼的中國人之外，最初到菲律賓來的中國人，是爲了貿易而來的，便是使中國所生產的商品與菲律賓交易，這項貿易對當時中國的工業發展，是有實際幫助的。

後來，在中國封建王朝的苛政壓迫之下，有些沿海的中國人，開始向南洋諸島嶼移居，他們在菲律賓，成爲最重要的手工業者和技匠。他們雖然大都是中國大陸的農民，但是他們來到菲律賓以後，却不再務農爲業。這是中國移民和歐洲人向美洲及澳洲移民時最大不同的地方，也顯然可以看出，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在菲律賓永久定居的意慾。

作爲菲律賓的宗主國，西班牙本國社會的發展，對菲律賓是會發生極重大的作用的。西班牙本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它對菲律賓的統治政策，同時也決定了它對菲律賓華僑的態度。因此，研究西班牙統治時代的中菲關係和華僑問題，是不可以和西班牙本國社會的發展分開來的。

瞭解西班牙對菲政策的背景，可以使我們對西班牙在菲律賓的華僑政策，有較深入的認識。

十九世紀的末期，歐洲和美洲的工業品，開始大量地湧進菲律賓，到了這個時候，菲律賓華僑便由先前的推銷中國商品，和當手工業和輕工業者的地位，蛻化而成爲西方工業的代理人。